



新派詩話

『三』

涇縣胡懷琛

新詩略談

(見上海學生聯合會日刊) 惲震著

自從新青年提倡改良詩體之後。贊成的人都努力去嘗試。大家不作聲只管做。這也是個好氣象。不像從前各事。只有說話不見實行。然而批評的文字。究竟也不可少。批評之性質。要一方面從成績好的詩裏分拆。抽出有價值的藝術來。給大家採取。一方面要把成績不好沒有價值的詩。批點出他的壞處來。給大家排除這種文字。當然在這時代有極大的要求。據我所見。只有胡適之先生。在星期評論上發表的一篇談新詩。和胡懷琛先生在神州日報上發表的一篇新派詩話。其餘差不多沒有了。適之先生的意思。以為好詩必要用抽象的題目。具體的寫法。不論詩是新是舊。都是一樣。又說音節要講究自然。輕重高下。以能夠讀得響亮為好。他用了許多例子去證明他的話。懷琛先生對於新詩舊詩的體裁。都不滿意。他想另創一種詩體。形式和五言古詩相仿。意義一定要好。給人讀了。能生出真確的印象。句子也不避俗語。他又批評了許多現在報紙上所見的新詩著作。很能夠把他們的弱點一一指出。不過他後來舉出幾首。他以為好的詩。却仍舊不脫尋常敷衍空泛的習氣。可見得要批評還容易。要做範作就難了。

舊詩的破壞。全在他的不真。全在他的把種種束縛來拘束人的真美思想。然而在這種破壞不全的詩體中。儘有人能夠把極好的思想表現出來。所以現在那種詩體。雖然破產。那些具有詩的真精神的古詩。仍舊活活的自在。我們不過是更幸運些表現思想的器具。格外完備自由些。儘我們使用。所以以後的詩。一定可以比較更有進步。只要一般做詩的人努力去做就是。

加萊爾說。『每個人多少總有些詩的思想。詩人總是不完全的。從來沒個完美無缺點詩人。人人心中都有詩。我們讀一首詩讀得有趣我們自己就是詩人一樣。』這幾句話。講得透澈。他又給詩一個定義。說詩是音樂的思想。看了他這定義和解釋。我們應該對於『詩』這字有些基本觀念。我另外有譯的一篇詩與科學。是英國溫特渥斯所做的。這篇把『詩家是什麼』和『詩的歸束』都給我們一個明確的觀念。閱者可以參看。

詩固然是人人可以做的。但是不必勉強去做。現在尋常人有一個再易誤會的觀念。以為從前詩體格森嚴。沒有三年五年動不得手。那種詩才可貴重。現在可不對了。叫化子唱山歌。也算做詩。這種誤會。全然從他不懂什麼是詩而起。新詩的價值。並不在使人容易做。也並不在使人容易做。却在能夠表現更真的思想。

叫化子的山歌裏。沒有藝術的存在。和思想的寄寓。當然不能算做詩。假使那山歌是他的真情所發。其中寓有自然的藝術。和真摯的情感。當然也就是好詩了。所以我們看無論那種詩。一定要分兩層批評。一是思想。二是藝術。兩種缺一。就不能成詩。不過那種藝術觀察的標準。是要看他的自然音節章法句法字法怎樣。不像舊時的專門把字眼代進死公式罷了。

尋常人又有一個誤會。以為新詩以淺近為要素。使人人能夠懂得。不錯。新詩固然立在平民的地位。要發表平民

的精神。不應該晦澀艱深使人不懂。然而也決不是普及教育的器具。

普及教育自有注音字母和白話文（白話文的好處也不盡在普及教育）去做工具詩是一種表顯人生最精微美妙思想的東西。方才識字的人當然不能懂得。沒有熱烈感情的人當然也不能懂得。詩固然是社會的。不是個人的。然而在社會程度。沒有平等的時候詩還只得是一部分人所有的。不過他準備在那兒。只要普通人受過相當教育。就可以有機會去享受詩的快樂。可是他自已決不能屈尊的。現在做新詩的人真多。差不多大家多要來嘗嘗這新鮮滋味。我也是冒昧嘗試的一個人。自問沒有什麼成績。怪不得有一種人要說『新體詩除了胡適之。簡直沒有別的人可以做』。這種淺陋窄小崇拜偶像的思想。固然要不得。然而也可見一部分社會上對於新詩的觀念。我希望做新詩的人。大家努力些。多用些腦筋。少糟塌些紙筆。

詩大概可以分做紀事、寫景、述意、三種。紀事的長詩。西方極多。有許多詩家。把很冗長的故事。用詩來敘述。非常有趣。又絕然不是小說體裁。這種技術。中國舊詩沒有。就有也不過是千餘字的鋪張。沒有這樣的大魄力。寫景的詩最容易。述意的詩最難。杜甫有這樣的詩家天才。却給體裁束縛住。做出許多很無識的詩來。他的詩只擅長紀事寫景兩種。述意的詩可就不大精深。我希望做新詩的人。在述意詩上努力創造新世界。而詩的創造。全靠着詩家個人身心的創造。大家不去下深刻真實的工夫。只在浮面上吹吹唱唱是沒有用的。

近來的新詩。以在時事新報常常發表的沫若君所做的詩最好。他很有詩人的天才思想。往往能夠把事實參透。細微精妙處也能夠寫出來。將來一定極有希望。不過他還嫌大意了些。修飾不大週到。因為好詩要經過修飾。却不可以經過妝飾。修飾能把自然顯得格外精密些。妝飾把自然遮蔽了。反而露出刻畫雕琢的不自然現象來。沫

若君又往往把西文字嵌到句子中間去。似乎也不大應該。

新潮裏寒星君也是一位作者。他的一首山絃。做得真好。短短的一首詩。讀了令人生出無窮的興趣。和生意新年上陳衢哲女士做的一首烏。本報也曾轉載過。那詩後一段。句句精靈。一種爽快的精神。活現在紙上。這兩首詩。都是用物語來激動讀者的精神。藝術與思想都極高。

新青年上半儂問獨秀。獨秀答半儂的兩首長詩。都含其極深微曲折思想。一層一層的抽剝進去。又覺得異常的明白。讀起來也響亮。獨秀的一首更好。

康白情君所做的詩。寫景的居多。他的日觀峯看落日一首詩。描摹太陽的變化狀態到最細微地方。實在不容易。是寫情詩裏有價值的著作。

星期評論上沈玄廬君的詩最多。他竭力要做自然的歌謠。所以在音節上很講究。他所做的有許多被音節反而帶累了。有幾首像海邊游泳。愛等都極有真實意思。同時還帶着極和諧的聲調。

最可笑的有許多人把(奮鬥)(努力)(解放)(光明)些字堆積起來。再把意義做連貫了。就算做一首新詩。那和舊詩把(銷魂)(魂斷)(關山)(風雨)堆成的詩。有甚分別？還有些人把這麼(我歡迎你)(你是我的好朋友)做應酬朋友的新詩。實在太沒有意味。詩不是一件應酬的東西。送別朋友的時候。不必一定要詩興勃發。援筆成章的。心裏沒有詩的思想。還是少做的好。另外我還看見一種紀事詩。把一種新聞的材料來鋪張成一首詩。則加上一些字面。其實總歸只可以算一條新聞。這種詩也以少做爲是。

我對於做新詩。有幾層意見。簡單寫在下面。(一)詩料切不可勉強去求。(二)段落一定要分清楚。(三)詩成之後。

一定要經過幾度修飾(四)音節要講求(五)詩裏少用專門名詞(六)詩裏少引用成語。成語要用得自然。不可

以多用的符號。(七)形容詞要特別研究。用得精確而通俗。懷琛對於二君的意見。新派詩的用韻。我的主張是(暫拿通行本詩韻爲準韻目下註明可通用的可通用)覺我君說。這個主張未免太拘束了。不如就各人天然的音韻讀得順口便是了。我說覺我君誤會了我的主張。最好是另編一種新詩韻。但是現在既然沒有。故不妨暫用舊韻。所以必須用舊韻的緣故。因爲各人用各人的土音。這地方的人。讀起來順口。那地方的人。讀起來不順口。不如暫用舊韻。比較的還有的範圍。覺我君又說中國古時本來沒詩韻。這句話是不差。但是一部詩經上的詩。在做的人都是順口的。在讀的人便有許多的覺得不順口。所以朱子註詩經。要用叶韻。不用叶韻。便讀不來了。古時沒有韻本是沒法的。現在既有了韻本。還是用韻本爲好。舊韻在今日不適用。天然是要編新韻本。然新韻本沒出以前。與其不用韻本。還是用舊韻本好。

覺我君希望我將舊詩裏頭好的。多選幾首出來。這話不差。我將來一定要多選些。放在我這詩話裏。以外的意見。他都和我相同了。惲震君說某君做新詩。喜歡將英國字嵌在詩裏頭。算不好。這句話是不差。但是我還要說句笑話。只看他用得如何。果然用得真好也不妨。譬如唐人的詩(月黑雁飛高。單于夜遁逃。欲將輕騎逐。大雪滿弓刀)原來單于二字。是匈奴話的譯音。然而他用在中國詩裏用得恰好。(一)因爲聲音恰合。(二)因爲拿他稱匈奴王。所以算好。倘若(一)這二字是仄聲。(二)拿他稱中國皇帝自誇懂外國話。那便不行了。這還說是譯音。便直用外國字的也有。譬如(圻字欄杆亞字牆)(這句詩我忘記了是誰做的)圻字本是印度字。他却用在中國詩裏。也是用得恰好。由此類推。便說日的欄杆O字池。也未嘗不可以。倘若用了絲毫不能增加他的意味。但覺得噁哩咕嚕。

討人厭。那便可以不必了。

前天看見特事新報上載了一篇新詩略談。很有研究的價值。我讀過一遍。也做了一篇書後。如今把兩篇文章都抄在這裏。

新詩略談

白華著

昨天我會着康白情君談話，談話的內容是「新詩問題」。因時間短促，沒有做詳細的討論。但却引起了。我許多對於新詩的感想，今天寫出來請諸君的指教。

近年中國文藝界中發生了一個大問題，就是新體詩怎樣做法的問題。就是我們怎樣纔能做出好的真的新體詩？（沫若君說真詩好詩是「寫」出來的，不是「做」出來的，這話自然不錯。不過我想我們要達到「能寫出」的境地，也還要經過「能做出」的境地。因詩是一種藝術，總不能完全沒有藝術的學習與訓練的）。

現在我們且研究怎樣纔能做出或寫出新體詩。

我想詩的內容可分為兩部分，就是「形」同「質」。詩的定義本是「用美的文字表寫人底意境」這能表寫的，適當的文字就是詩的「形」，形所表寫的「意境」，就是詩的「質」。換一句話說：詩的「形」就是詩中的音節和詞句的構造；詩的「質」就是詩人的感情情緒（「抒情詩」或「敘情詩」或世界人生的事實「敘事詩」）。所以要想寫出好詩真詩，就不得不在這兩方面注意。一方面要做詩人人格的涵養，養成優美的情緒，高尚的思想，精深的學識。一方要作詩底藝術的訓練，寫出自然優美的音節，造出協和適當的詞句。